

20世纪上海 文史资料文库 ②

上海书店出版社

在上海周围地区
坚持斗争的新四军淞沪支队供给证

新四軍淞滬支隊
供 納 證

職別 _____ 姓名 _____

_____ 年度 No. 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發

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的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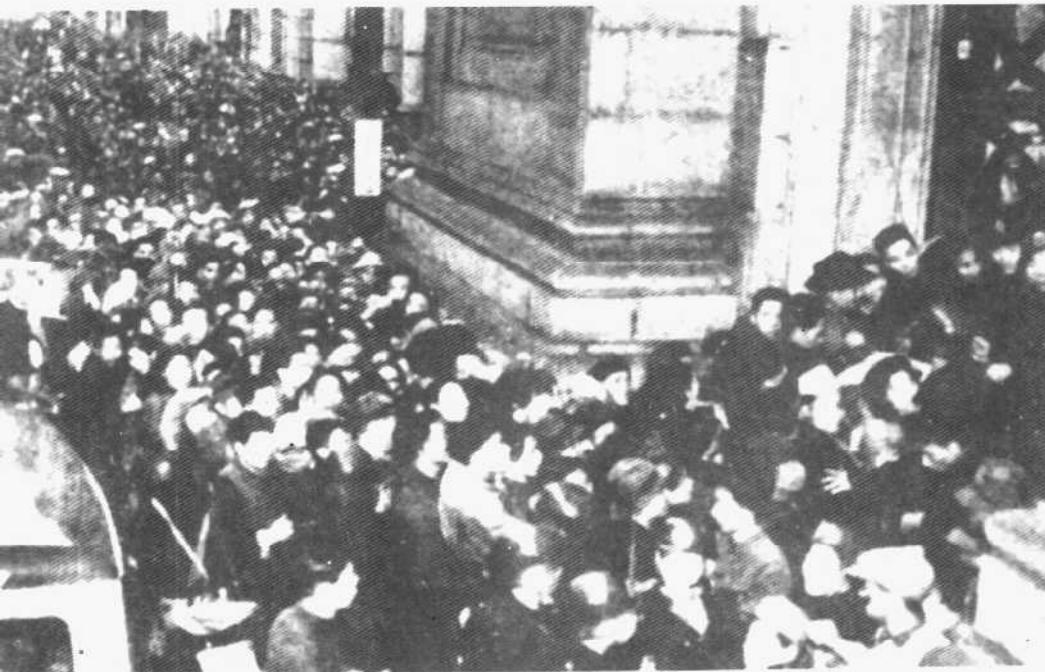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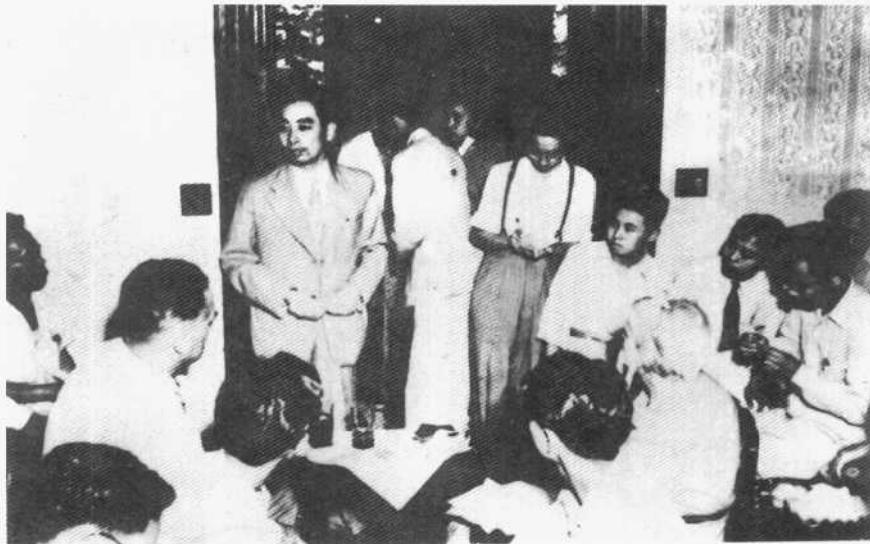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游行



国民党政权在崩溃前夕发行的大面额金圆券

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挤兑黄金的上海市民





周恩来在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国民党特务在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附近设立的监视据点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在北火车站欢送和平请愿代表团



1946年12月民盟主席张澜在上海主持民盟二中全会时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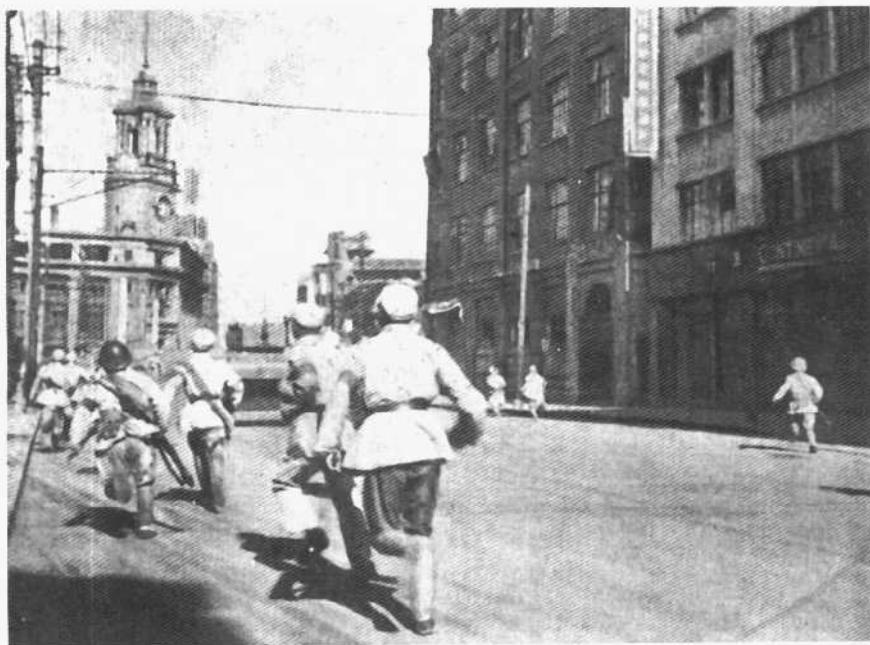
上海解放前夕进行护厂斗争的工人

“二九”惨案中被国民党特务捣毁的劝工大聚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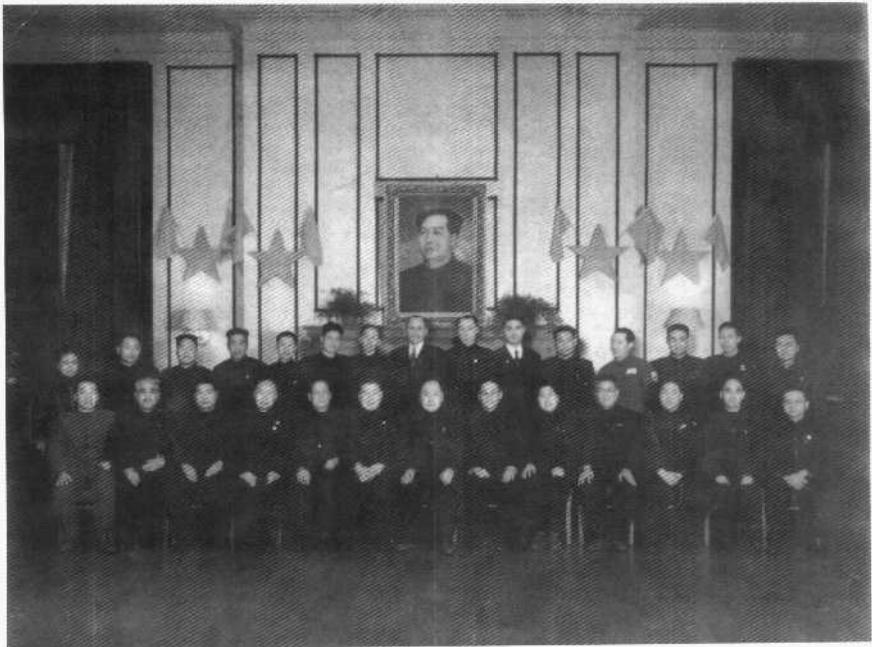




人民解放军进驻原上海市政府



人民解放军向盘踞在四川路桥北的残敌发起猛攻



第一届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在就职典礼上的合影



1949年8月陈毅与赵祖康视察浦东海塘

目 录

淞沪支队的反“清乡”斗争	朱亚民	1
新四军吴淞兵站记略	吴淞区政协文史组	9
战斗在地下运输线上	刘燕如	12
抗战时期的上海地下党电台活动	刘人寿	20
昙花一现的上海统一委员会	秦瘦鸥	25
国民党上海地下总部	吴仁勋	28
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	裘雨萍	36
我向日方探和经过	姜 豪	44
汉奸傅筱庵之死	郭 旭	51
李士群与七十六号	王惠农	55
日本侵略者炮制的商统会	袁愈佺	70
日军使用假钞票的真相	袁愈佺	93
上海敌伪逆产接收查扣保管处理内幕	傅锡宝	99
审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内幕	王宪章	108
抗战胜利后上海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姜梦麟 毛子佩	114
上海首届“民选区长”内幕	潘介眉	123
蒋经国“打老虎”何以不了了之	郭 旭	127
蒋家王朝国库破产真相	夏晋熊 余壮东	131
中统在上海的一个特务机构	沈瑞康	141

E673/40

周恩来同志一九四六年四次来上海	夏顺奎	146
监视周公馆纪实	洪大勋	157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人民革命运动	张承宗	163
下关事件亲历记	雷洁琼	193
劝工大楼事件	沈秉康等	221
一九四七年上海学生的五月运动	吴学谦	232
回忆上海民盟组织的地下斗争	冯亦代 尚丁	236
解放战争时期农工民主党在上海的活动	许士林 夏高阳	246
九三学社在上海解放前的斗争	笪移今	253
十位爱国老人营救被捕学生	方行	264
宋庆龄为解放上海作贡献	陈维博 钱行健	268
张澜解放前夕在上海	张茂延	272
丹心爱国盛丕华	胡鲍淇	281
我随颜惠庆参加国共和谈的见闻	焦相宗	284
一场军政全胜的战争	聂凤智	287
解放上海的浦东之战	徐援	295
趁敌不备 攻克杨行	王立和	307
苏州河北的战斗	张兆源	309
回忆上海工人的护厂斗争	张祺	312
上海解放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溃败	王之师	322
阵前策反刘昌义将军	陆印泉 梁佐华	325
回忆上海解放前后我的亲身经历	赵祖康	334
在接管上海的日日夜夜里	周林	348
上海接管时期的公安保卫工作	梁国斌	366
陈毅市长的威望和魅力	周而复	374
情深长忆潘汉年	荣毅仁	387

淞沪支队的反“清乡”斗争

朱亚民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香港当印刷工人，因参加罢工暴露了身份，1940年初受党的南方局派遣，组织了几十人的回国服务团，由我任团长，回国参加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同年5月被派往浦东搞武装工作，先后担任南汇县抗日自卫团第二大队第二中队政治指导员，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属我党领导）第一大队指导员、第五支队第五大队大队副、第五支队支队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浦东支队支队长。1942年9月至1945年5月，淞沪支队在浦东领导群众对敌伪开展反“清乡”斗争。兹将这一斗争的实况简述如下。

粉碎日伪第一期“清乡”

日伪为确保所谓“大上海巩固治安区”，从1942年9月1日起，在上海郊区实行第一期“清乡”，设南汇、奉贤、北桥三个特别区公署。接着，侵华日军小林师团第三八五二部队等主力开到浦东，司令部驻南汇县城，加上“清乡”区域内原较大市镇上的日军警备队（守备队）、宪兵队和汪伪中央税警队、保安团队等，共约5000余兵力，对“清乡”区实行全面封锁，逼拆民房，砍伐竹园，强拉民伕，筑起全长167公里的封锁线，设立大小检问所41处，强迫农民成立乡民自卫队，封锁港口和交通要道。同时，经过专门训练的清乡队，分赴“清乡”区组织基层清乡委员会，恢复与强化伪保甲制度，

清查户口,发放居住证(即“良民证”)。此外,日军还推行毒化政策,收买地痞流氓,诱使一些人吸白粉,发展一贯道,摧残民族精神。这就是日伪的所谓“二分军事,八分政治”。

为了粉碎敌人“清乡”的阴谋,根据浙东区党委指示,我们五大队除了将大部人员撤往浙东外,决定由我组织一支短小精悍的便衣武装,在浦东坚持反“清乡”斗争。于是我抽调了11人,赶在敌人的封锁篱笆墙合拢之前,于9月初的一个夜里,进入了浦东“清乡”区。

开始时,我们采取隐蔽集中的方式活动。在流动过程中,向群众宣传反“清乡”的道理,激励抗日斗志;动员热心抗日的青年,成立兄弟会等秘密组织,广交朋友,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联络点,整顿情报网,开展争取两面派的工作,以便掌握敌情,打击敌人。

9月间,我率部在南汇盐仓、祝桥一带活动。此时,在该地以东的薛家泓、潘家泓一带,驻扎着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及土匪陈龙生部。为争取陈龙生共同抗日,我们先约请他谈判,未有结果。事后他扬言要消灭我们,并率所部西进至我部活动区大朱家宅。我们摸准情况后予以反击,一举全歼该部10余人。我部张正贤、董金根在战斗中负伤,由于缺乏医疗条件,董金根同志不幸牺牲。这一战使地方上的顽固势力不敢轻举妄动,对于反“清乡”斗争的开展起了有利的作用。

9月底,日伪“清乡”进入高潮,浦东地区从沿海到腹地的大、小城镇及主要村庄,到处设立据点,要道的路口、桥梁都有伪军把守。此时,我们与浙东失去联络,由于董金根同志牺牲,与地方党陈文祥同志也失去联系。在这孤军奋战的艰苦环境中,我们化整为零,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将全队分成3个小组,由我和党员许培元、张宝生各率一个小组,分散活动,坚持斗争。后来鉴于各小组分布各处,组织生活和政治思想工作削弱,发生个别人腐化叛变、拖枪逃跑事件,同时敌人不断出动,环境极度恶劣,加上给养困

难，于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决定恢复集中行动。

恢复集中行动后，为避免暴露目标，我们不进大村庄，也不住老百姓家里，专找偏僻的坟山屋和祠堂居住，甚至蹲“蟹棚”或宿营在芦苇深处，但仍积极寻找战机。一次，我和朱刚等3人，在南汇到新场的公路旁，化装成老百姓在割草，缴获了3个骑自行车的伪军的武器。

我部在“清乡”区内的活动，使敌人大为惊慌。他们派出大批密探，到处侦查和刺探我部活动情况，并指使大批伪“清乡”人员下乡清查户口，搜捕与我们有联系的群众。我方的情报人员，有的被杀害，也有少数人在日伪采用密捕密放情况下，叛变投敌，成为日伪的坐探。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进行惩奸除恶活动。

大团镇伪商会会长、维持会长韩鸿声，是个大恶霸、大汉奸，民愤极大。我部经过周密侦察、部署，于1942年11月22日晚上，由许培元同志带领张正贤、顾才松等7人，化装成伪清乡委员会的人员，闯入韩家，骗出韩鸿声，将其镇压。

鹤沙镇处于我游击边区，驻镇汉奸、特务、伪军凭借日军势力，鱼肉人民。我部应群众的一再要求，于1943年1月11日晚，由我率卫民、陈金达、张正贤等同志，在当地民兵顾木生等配合下，乘该镇的日伪军倾巢外出之际，奔袭鹤沙镇，将伪镇长兼清乡主任樊连奎和警防团、情报员等10个民族败类一举歼灭，并缴获长短枪枝及弹药等一批物资。消息传出，浦东人民拍手称快，敌伪人员丧魂落魄。我部乘胜展开政治攻势，迫使那些伪人员纷纷前来打招呼，表示愿意为抗日部队办事，还帮我们在日伪据点里征收抗日捐税。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我们决定主动向敌人进击。有一次，奉贤南部沿海有一关系带来情报说，靠拢我们的盐行乡伪乡长乔阿五，已与该地苏家码头检问所一伪警士拉上关系，他愿意作内应。我们就派人进一步做这个警士的工作，并与他喝了鸡血“同心酒”。1943年2月26日晚，通过里应外合袭击了这个检问所，击

毙日军 3 名和伪检问员与警士各 1 名, 俘获伪警士 9 人, 缴获枪械 10 余支, 我无一伤亡。这一仗, 使敌人很震惊, 急忙调动兵力向南搜索。我部趁敌人北边守备空虚之机, 迅速转移到南汇境内。

奉贤钱家桥镇上驻有日军一个小队, 新近装备九六式轻机枪 1 挺。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 决心袭击该据点, 把那挺新式机枪弄到手。经过周密侦察, 并在争取过来的内线配合下, 于 1943 年 3 月 29 日晚, 组织了一次奇袭。由于我们行动神速, 一举击毙日军 3 人和伪保安团士兵 1 人, 重伤日军 2 人, 俘虏伪军 4 人, 缴获九六式轻机枪 1 挺、步枪 12 支、短枪 1 支。我部无一伤亡。

为严惩死心塌地的汉奸刘铁城部, 我们利用敌人内部矛盾, 搞到了口令, 并选择伪军发饷的日子, 于 4 月的一个晚上, 我率 30 余名队员, 摸掉伪军据点棚门前的哨兵, 一直冲进伪军营房。正在赌钱的伪军措手不及, 大部被我缴械, 只有少数爬上屋顶逃掉。相距很近的日军守备队, 听到枪声慌作一团, 不敢出巢增援。战斗中, 我部路秋如同志不幸牺牲。此后, 刘铁城部的几个中队长派人来联系, 表示再也不敢与我们为敌。紧接着, 我部又在南汇坦直蒋桥唐宝生家竹园内伏击敌运输船 1 艘, 消灭全船伪军五、六人。我部中队长许培元同志牺牲。此外, 又在南汇三灶打了两次伏击, 均取得了胜利。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胜利, 不仅教育、鼓舞了人民群众, 而且迫使日军不得不改变原来的部署, 收缩了那些仅有三、五个日军带上个把伪军班驻守的小据点, 被日伪强拉到自卫队里放哨的农民也自动解散。我部则由 10 来人的短枪队, 发展到 30 余人拥有长枪装备的抗日队伍, 经济状况也有明显好转。日伪在遭到这一系列失败后, 第一期“清乡”宣告破产, 我抗日游击队却在斗争中站稳了脚跟, 打开了局面。

粉碎日伪第二期“清乡”

1943年5月1日起，日伪为了挽回其败局，又发动第二期“清乡”。这一时期，日军的兵力有所分散，他们改变方式，加强特务密探活动，冒充我游击队，使有些群众被搞得真假难分，受骗上当。针对敌人这一阴谋诡计，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手段，坚持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术上的速决战，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和伪军顽固势力。

5月15日下午6时，我们派出队员2人，进入奉贤青村港镇，把正在饭店用晚膳的奉城日军宪兵队密探吉家田击毙。临离开时当众宣布：“吉是道地汉奸，故予枪毙。”

7月25日上午，驻扎在奉贤钱家桥的伪税警中队21人，雇民船1艘，沿途搜索我部。下午该船返抵护塘桥堍（杨家滩附近）时，我部突然袭击，击毙上等兵1名，余则将武器丢入河中凫水逃命。接着，我地方武装夏筱堂、朱良和群众10多人，在南汇县城东门伪警察所缴获步枪36支、轻机枪1挺、短枪1支，俘获伪警2人。

8月23日上午8时许，我部在奉贤船港两岸伏击了载有日伪军的班船，击毙在奉贤泰日桥下船的日军3人，俘获伪保安队士兵3人，缴获全部武器及其他物品无数。我地方武装中队副朱良同志牺牲。

同年夏秋之际，为了打通南汇与奉贤的交通线，我部曾两次西进。在7、8月间和9月，先后袭击从泰日桥镇下乡的日伪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我部活跃在日伪的“清乡”区内，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入敌人心脏，使日伪不得安宁。这时，敌人“清乡”已近一年，但处处挨打，陷入困境，只得把在浦东平原上建立的近百个大小据点陆续撤掉，只剩下二、三十个。在“清乡”区四周所筑的工程浩大的竹篱笆墙，也被我游击队和广大群众拆得七零八落。我部的威望大为提高，

而伪军则日趋瓦解，陆续派人来同我们拉关系。

9月初，我部和地方党组织在南汇县城东南10公里左右的邬家店，隆重召开了反“清乡”胜利一周年庆祝大会，附近群众纷纷前来参加，敌伪军龟缩在县城里不敢出来。鲍季良同志为大会写了一副长联，挂在主席台两边，上下联的最后两句是“敌伪企图成泡影”、“健儿战绩壮山河”。

经过第二期反“清乡”斗争，我们的部队进一步发展壮大。1943年初夏，我担任了五支队支队副，所辖的中队命名为一中队（英雄中队），翁阿坤（现名翁利民）同志任中队长。8、9月间，支队改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浦东支队（对外仍用五支队番号），我任支队长，姜杰同志任政治委员。部队发展到100余人，并在南汇全区和奉贤第五分区农村与集镇征收抗日救国公粮。由于我们在军事上不断胜利，严格执行党的财经政策和奖惩规定，因此财经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征收的大米、代金，不但供应本部自给有余，还支援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

粉碎日伪第三期“清乡”

1943年12月1日起，日伪在上海市郊实行第三期“清乡”。实际上，敌人经过前两期“清乡”的惨败，已经力不从心。为了彻底击垮敌人的第三期“清乡”，我们提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清乡”斗争成果的口号，与敌人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12月15日晚，由中队长翁阿坤同志率部队隐蔽地接近奉贤分水墩伪保安第九中队营房，摸掉了岗哨，一下子冲了进去，击毙企图顽抗的伪军班长，其余大部被俘，缴获马克沁重机枪1挺、步枪60余支和大批弹药、物资。该批伪军除一部分补充我支队外，连同那挺重机枪一起送到浙东。

1944年1月30日下午，我部宿营在奉贤中部的齐贤桥东南阮家宅，日本宪兵队突来该地，与我部发生战斗，我打死敌宪兵五、